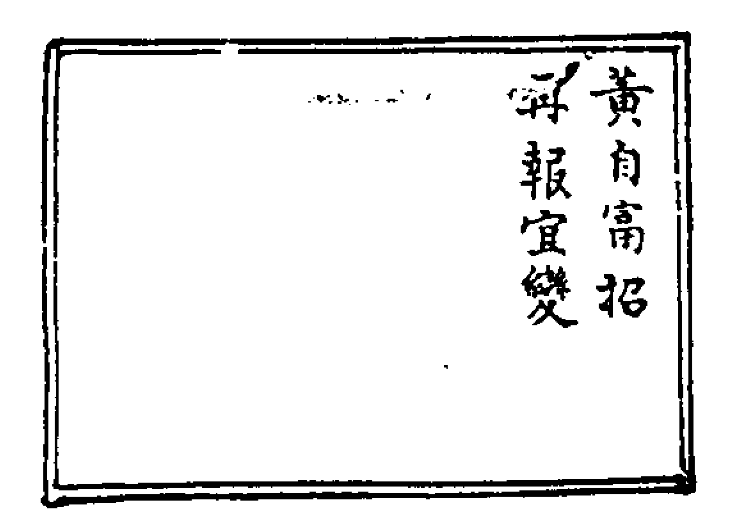
宜焚全稿

宜焚全稿 卷八



黃自富招

再報宜燮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閱墻釀禍株殺九命事崇禎五年五月十八

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刑部咨該南京刑部尚書

沈演等題前事于本年四月初七日奉

聖旨據奏黄自富謀害親弟致死十命事最慘毒王

佐託故淹禁竟幾無辜顯有賄囑情弊著該撫按

将本内有名人犯研究確招如别有势豪把持閧

說一併指名據實具奏不許含糊隱狥該部即立

嚴限去欽此欽遵應限六十日将黄自富等研鞫

確招具

奏等因移咨備劄前來隨該前按臣陳乾陽檄行

蘇松兵粮道嚴提黃自富等審問明白究擬確

招詳解去後未報該臣接管又經劄行勒限嚴

催續于崇禎七年三月二十日據常鎮帶管蘇

松兵粮道副使徐世蔭呈問得一名王文年三十

五歲係直隸蘇州府長洲縣民招稱文係本

府總捕廳捕快有先問絞今在監縊死黃自富

又名黃自芳為富不仁不顧兄弟情誼兇匿父

貲在于松江府地方開張萬元字號布店及有
先擬絞改遣今病故胡高在店役使天啟陸年
八月內黃自富將萬元字號標布一千二百筒
捲成二百九十九包共計一萬二千疋要往臨
清發賣有不在官南屏鳴玉亦在臨清開店比
黃自富親筆寫萬元店布單本家青布一千二
百筒每筒介付該銀七十二兩付折色七兩二
錢付朱行一兩二錢找文六十三兩六錢計開
字號於後貞丁十七利丁二百銀袱十九筒利

才五十六定長一定丁三百八十八定揀四百
細揀一百二十五衣著十三八月十三日黃萬
元信押又開出帳該布每筒應七重告軍餉令
不付信知會應現免多少或何規則付信知會
信至清源付南屏鳴玉收比黃自富將前手書
布帳托先在官吳國元管押前項布疋大黃自
富家有容影不在官黃廷輔另將萬有字號布
七百零八筒伊托先在官余祖隆即俞祖隆管
押與吳國元同雇在官船戶許二船一併裝載

于本月十七日行至長洲縣沉湖十八家村地方被黄自富誣盜監故爭黄養醇即黄自純的名黄自儒因平日嫖賭蕩費常與黄自富構訟索取財物不遂探知前萬元字號布疋係是兄物要得搶用比黄自儒糾同先寨問徒陳二與病故陳亨王公道及不在官周四爭將船上布疋盡數邀截黄自儒遂與俞祖隆查號照數將萬有字號布七百零八筒令俞祖隆寫立領單吳國元許二為証交付俞祖隆装載去訖其萬

元字號布一千二百筒及吳國元手持黃自富
親筆布單俱被黃自儒執留賍因比時胡高原
不在船黃自儒連船坐赴前途另雇被胡高誣
告致死船户陸文郎陸文臺大船一隻陳五中
船一隻陸文臺又雇被胡高誣死水手陳俸陸
十老王二在船撑駕隨將布載往湖州花林茅
典鋪當銀九百兩收用隨將銀分與船户水手
比陸文臺得銀三兩六錢陸十老得銀三兩陳
俸得銀一兩五錢又寫支票五兩内王二分得

銀二兩四錢四分陳二分得銀一兩七錢係無
黃自儒手執白牌與陳二陳倖等喊稱奉憲捉
拏訪犯胡高當將許二綑鎖過船盤搶前布又
搶使用銀一百餘兩始將胡高釋放等情黃
自富知布被搶傍徨無策比胡高向在店內奔
走服役黃自富要將強盜事情誣陷黃自儒使
令胡高出告伊即聽從頓認失主隔越十日挽
將強盜重情懇申急報憲勤事詞內稱胡高販
布一萬二千疋稅料銀一百四十兩今十七籌

暮載經沉湖稍突遇械船八隻約盜百餘梯刦布銀過船鳴鑼放銃等虛情于本月二十六日投遞長洲縣陳墓司曹巡簡具文申報本府總捕廳及該縣各另備文轉報聞胡高又令黃自富買出近故首人張雲欵將聚夥行刦認獲免累事詞稱胡高布船被盜刦去一空有船户許二認係黃恭醇等行刦等虛情併將黃自儒私字一紙于本月二十九日要得呈首到司比黃自富與胡高何在〻官碩凡即顧体凡的名顧

挺凡家安歇伊亦不合不行勸阻任伊將胡高
與首人張雲船户許二解縣轉解本廳隨蒙具
縣通行申報蒙巡按王御史詳批仰總捕官督
緝十日務獲蒙巡撫毛都御史詳批盜船刦高
銀布甚至鳴鑼放銃大肆猖獗該信官兵寂無
救援何也仰廳嚴督捕快勒限上緊緝拏真盜
逾期解以失事員役地方人等另行究詳蒙前
任兵備張布政使詳批仰廳督捕嚴緝人賍限
十日内招解蒙巡江何御史將長洲縣中文批

閒蘇松道查報隨蒙本道備牌併行本廳差捕
吳蘭等緝獲陸十老併船一隻解蒙本府前任
總捕周同知行提船户許二首人張雲等到官
研審張雲供稱黄自儒説有染坊在松江有客
欠他銀子令裝布上京打蘇州過要撇他布張
雲不肯依從至八月十八閒胡高布船被刦知
係黄自儒等所為及船户許二亦不合詐浮黄
自冩銀二十兩混供胡高㝡伊船二隻裝布于
十七日行至沉湖地方中飯時候有船七隻説

拏訪犯吽胡高姓名将高鎖過搬完布疋纏放
過船又陸十老畏刑妄供黄自儒為首住陸文
葦家招結陳倖陳二王二爭手八月十八日黄
自儒刦得布二百九十九包當在花林茅典舖
得銀九百両去住南京水西門已亦刦分銀三
両花費爭各盡情在卷又續獲陳五陳二及被
誣致死黄自儒義男王一劉永貴解廳各畏刑
混供相同致蒙叅看得失主徽商胡高從松販
買布疋船紅沉湖損地方八月十七薄暮遭現

獲盜犯陸十老陳二陳五王一興未獲盜首黃
恭醇等夥劫銀一空詢據首人張雲船戶許二
所供與夥盜陸十老陳二等所吐同盜劫去布
疋二百九十九包見當湖州茅典得銀九百兩
各盜分寘則人贓業有證據盜情已逅真矣所
恨盜首黃恭醇等在逃除一面嚴捕撲緝併弔
贓布至日究明另詳等因備文通詳去後蒙巡
撫毛都御史批黃恭醇大盜首也既得其姓名
住址仰廳差的當人役密切擒拏其餘盜黨可

悉獲也仍一面先行追賍給主認領見獲十老
等研審招詳首人張雲前後情詞不一得無有
隱情乎仰廳併行細審報蒙巡按王御史批據
張雲等所首併強犯十老等所供則各盜行刦
胡高情逼真矣賍有典舖人有姓名似不难緝
捕者仰廳嚴限捕後緝獲確審招報蒙巡江何
御史批陳二十老等供吐既確則黃乔酵諸盜
亦可次第就擒矣仰該廳嚴督緝獲不可令一
漏網也限半月內申繳蒙兵備張布政使批十

老等夥劫胡高多布與首人船户供質相同盜
情逼真矣仰廳嚴差的捕分挨挨拏黃養醇等
併予布賍審招連解報蒙廳給牌與胡高同原
捕吳蘭等自備銀兩前赴茅典舖起贓原布化
茅典舖執称認票不認人之例不與贖出又差
原捕吳蘭押同張雲胡高等前去南京等處緝
獲黃自儒被伊挨棄勢豪將胡高與吳蘭及伊
親先存今監故朱七收監以致朱七病故在獄
胡高與吳蘭保出將勢豪拒捕大变請憲暫勒

事情具呈本廳備文呈蒙江院准批應天府督
捕廳嚴提黃自儒問天啟七年正月內王一陳
五俱在監患病不痊王一于本月初十日陳五
于二十六日各另身故委官相埋訖有吳江縣
震澤巡簡司弓兵吳連緝陳俸陸文臺解廳
續報按院蒙批陳俸陸文臺係王一起內案盜
獲之果有的據否耶仰廳細心研審確招解道
轉報行間胡高又令先在官男胡祥將法窮事
訐開黃自儒與不在官程冬壽等名字具狀告

蒙廵按王御史准批仰蘇州府捕官查報行
間劉永貴亦患病在監身故委官相埋訖胡高
又詞投蒙本府去任帶管捕劉同知提拏陳
俸等到官研審時陳俸畏刑妄供刦分得銀一
兩五錢又寫支票五兩陸十老畏刑妄供刦分
得銀三兩陸文基妄供刦分得銀三兩六錢王
一妄供刦分得銀二兩四錢四分陳二妄供刦
分得銀一兩七錢各俱花費等虛情在官致蒙
審得此者刦盜夥衆駕船公然白晝搶奪布疋

一萬二千詐称白牌拿擒訪犯綑鎖胡高過船

各犯盡行搶盡又刲去使用銀両一百之外其

情之慘毒甚矣黄恭醇為盜首陸十老郎陸文

崖之弟両船雇去随行同刲供吐多人死于囹

圄者有三迯于藪澤者未獲即黄恭醇倡首捲

将布疋當之典舖得銀九百両藏匿

留都倚勢開典羽翼有交結之豪貴行使有通神

之阿堵吴蘭過獲其家人永貴行訪水西門向

高與吴蘭反被誣禁胡高之親朱七竟死于獄

底既奪其財又亡其戚眷醇鷗張胡高鼠腐可謂宇宙大不平之事也幸獲而不死者尚存五犯同刦同賍供吐如出一口惜戎首之逸而死者已被天誅究五人之情而詐捕者法應城旦所供用過賍銀难以追給其當典在舖雅主自贖庶賊之正法可警兇徒商之得歸亦全生命未獲賊犯仍行嚴緝獲日另結豪将陳二陳体陸十老陸文臺王二俱問擬白晝搶奪人財為黄自儒從疵手刺臂徒罪黄自儒手在逃嚴緝

具招呈豪巡撫李都御史批各盜夥黨盡刲賍
至累千乃朱七亙以誣斃獄
天日為昏矣恐未可以搶奪輕縱也仰廳即嚴緝各盜
確審彙招詳奪全既若拖累聽其自便可也
蒙巡江劉御史批搶奪情真剌配不枉仍候各
院詳示行取收管繳又將各犯解蒙兵備張布
政使審得徽客胡高以孤身隻艇載布有萬二
千畫度沉湖養醇集黨聯艅假訪呼名截而掠
之以去賊勢捷若飄風探囊如取諸寄此盜一

地方大变乔醇一大俠寇也至面審各犯咸稱
乔醇亦徽人有同鄉某夙擁多貲先已蹤跡其
販布萬元店縣沉湖經過約陳倖等橫舟伺之
不意截布之高恩至且有萬字號足券也于是
擬搶一空盡與其布賈之于浙省之官典併深
匿其身于
留都之勢豪失主訟盜ゝ亦訟失主盜死三人不
足恤主親朱七監斃京獄而高免于虎口猶甚
幸矣然原首張雲面供與倖等庭訊俱真高且

以人財两失拖累異鄉甘出處領于官堅訴不
願終訟情亦堪憐況陳俸等祇供恭醇指使原
非造意今戎首鶩絃彩韮長繫結無了期姑照
應議俸與陸十老陸文基陳二王二竑賓思薪
暫結此案高釋還鄉逃犯易緝等同具招呈豪
巡按林御史批陳俸等連艅肆刦至于鳴鑼放
銃席捲銀布亦甚披猖矣未拈出刀仗跡似于
搶其实聚衆横行情同于強且朱七無辜累死
可憐黄恭醇倚靠何主竟不敢問諸犯似覺輕

擬該道再一覆鞫併查黃養醇行經厳提究報
行閩陳倴陸十老陸文臺俱在監患病不痊陳
倴于天啟七年七月十六日陸十老于本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陸文臺于崇禎元年正月十四
日各另身故委官相埋訖又蒙長洲縣將胡高
被搶地方失事緣繇申蒙巡撫李都御史批據
捕廳併結報黃自儒要得抵飾遂將謀叛大逆
事閗稱親兄黃自芳欺族呑𢎥致富百萬虎踞
松江交結海上强徒廣納四方亡命胡高朱七

等歃血結盟潜京謀叛等虛情出首于南京衙
門又具詞呈稱身往湖州抹木已泊水次欠鈌
脚價难以前運有親兄黃自芳皆父遺墨將父
所託身本銀二萬両強霸鯨吞著男不在官黃
才往取身本以倫運木脚費豈兄不念同胞止
付布疋以作利息仍懷奸究中途率令家人吳
國元等駕挖搶盗將布奪回等情呈蒙往行蘇
州府海防廳行提間黃自儒又將不在官程氏
出名將懇究黨叛藏倫追本等事內開身夫黃

自儒領到工部解銀両認辦打造
欽取鰲山燈棕薦萬薦項下裝盛木植何因裝盛尚
可遲緩遂將銀両花費今聞
明旨嚴催錢粮解京向伯黃自富取故翁遺墨分銀
二萬両接應豈苦踞本不還又捏鬼名胡高誆
盜又買不在官程九章等假充兵番擁進典內
提夫為名搶擄一空等情又行具告淮家行文
松江府華亭縣拘提閻比黃自富要因欲與黃
自儒議處和息央求族弟在官黃虛白即黃汝

駁議飭出銀三千両與黄自儒寫立合同一樣
二張各執存照字樣凡議定之後黄自富託名
贖布于内扣銀九百両後布以年遠未贖亦未
經找給似此黄自儒又将目擊時艱捐貲助餉
等事具
奏胞兄黄自富捐貲二萬両助餉等情奉
聖旨監生捐貲助餉着行該撫按照數驗收户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查行間以致黄自富亦将
欺

君臧倫懇乞勘實以正
國法事辦奏奉
聖旨該撫按確查從實具奏欽此欽遵隨蒙巡撫曹
都御史轉行徽安道查審黃自儒手足相殘捏
情誑
奏徒贖褫革尚有餘辜以
奏事不实律軽擬徒罪咨部回
奏發落外蒙廳嚴緝黃自儒仍又延匿不出王二
在鋪患病具稟暫押調理候審于崇禎三年六

月二十三日病重不痊身故取結在卷比陳亨
王公道亦俱在家身故訖比陸文臺在官男陸
福王一在官父王橋與王二在官弟王三郎王
坤陸十老在官兄陸茂先在官陸科等連名將
枉殺九命事詞聞胡高與黃自富及男胡祥及
不在官陳奉懷等名字為被告仍以先案問軍
汪君宇即汪理與先在官沈昌等為干証具狀
于崇禎三年八月初四日告蒙巡江錦御史准
批仰吳縣查報黃自儒又將害事詞訴縣比

黄自富又欺陸福懦騃嚇稱君認告詞即當如
你父陸文基了命等語比陸福惧怕不肯出認
黄自富又賄買王橋等連名將前寫大盗投告
匿名累害叵測寃上加寃事詞訴蒙吳縣去任
陳知縣行提黄自富因住泰州隔属不出聽審
却又令胡高賄買王橋等執稱汪理代告等情
在官比汪理不行明辯致蒙審得汪君字素事
刀筆而業徙訟天啟六年曽興黄自儒謀僱陸
文王一等船截搶伊兄黄自富托彩胡高青布

一萬二千疋裝往浙江典銀遠遁于是胡高以
強盜具告累陷陸文王一等逮繫斃命含寃未
釋令君字又謀自儒報復夙恨暗寫陸文王一
等家屬陸福王橋姓名抱詞聳憲臨審陸福王
橋連名呈詞原無赴告俱屬君字捏名代告衆
口騰寃并髦法紀君字合以起滅詞訟捏詞纏
告例擬以荷戈之後似不為枉并查黃自富原
任泰州有礙閑提自儒臨審脫逃另行提結彖
将汪理問擬軍罪黃自富照提具招申蒙江院

詳批汪君宇起藏詞訟即戍遣亦不為枉但洵
有的確証據方無辯實止憑陸福等之口語遂
為定案乎蘇松道嚴究另報蒙本道憲牌仰廳
緝提覆審問比陸福王坤與先在官劉永祿陳
俊顧氏連名將貪兇構陷駢殺九命等事呈蒙
巡按饒御史批仰蘇州府刑廳速審解行間又
蒙恤刑部郭員外會審得汪理業工刀筆性善健訟
彩謀以搶布陸命虎獄捏名鑽告眾口合冤前
犯已逃點配再犯難逃投荒迺面審時本犯

猶判〻不休是當再為確審以服其心耳蒙本
廳行閘黄自儒以黄自純名字將閱墻釀禍株
殺九命等事寫具奏本投遞通政司蒙司看係
兄弟搆爭不興轉本中
奏查照政紀事例粘同原本咨行南京刑部批廣
西清吏司倫用手本到廳又移文蘇松總捕廳
閘提比胡高緝知黄自儒逃掏南京地方將盜
窩報的懇賜容勒事投廳往行倫閱應天府馬
政廳緝提閘汪理復將埋冤事詞開寫胡高興

黃自富等為被具狀于崇禎四年七月內告蒙
巡江吳御史准批蘇松道郎查報讫胡高亦將
盜乱事具狀于本年八月內告蒙巡撫莊都御
史准批仰蘇松道究報隨蒙前任兵備蔣副使
憲牌仰廳併審蒙廳嚴着文等原捕各另拘提
間汪理將臧死陷生等事具詞于本年十月內
呈蒙本道准批仰刑廳速審報行間胡高又令
男胡禮具狀投到刑部准令保歇不在官夏泉
等領候聽審比黃自儒隨呈称黃自富等悉在

都門懇喚夏泉等立拿自富審結等情揆逕本司
拘喚閻胡高興黃自富商令革書積棍在官朱
翼明即朱浚德亦不合受伊主使與文見黃自
儒獨行三山門外各又不合不思伊屬部犯竟
自私行捺拿圖而奪伊身銀二十兩各又不合
均分入己遂將黃自儒捉至蘇州府總捕廳監
候并審閻黃自富將親手封容犯實難逃等事
訴廳伊兄在官黃自華亦將殘冤亟救事具呈
撫院蒙批仰海防官查報蒙本府革任海防王

同知倫具揭批總捕廳併結緣繇呈蒙本院批
閱仰總捕官併結報以黄自華節拘不出赴審
及家王同知審問之時黄自儒仍不將黄自富
布單延驗又畏刑誣服致家審得黄养醇徽州
人原名黄自儒其賦性梟獍之尤也渠父黄洵
因素封胞生五子析貲已久無奈养醇之浪費
也所分之貲業已費盡旋于其兄黄自芳為難
傾害多方終不得逞因結江湖亡命為不法事
天啟六年八月有布商胡高亦徽人挾貲二千

金買布于松江自芳店內計一千二百筒布有
萬元字號是布之字號雖係自芳店內之字號
一轉賣與胡髙之布也髙運布船啟行養醇偵
其消息預約陳二等前途橫舟伺之迨布船道
經蘇州沉湖指拿訪犯捉髙綑綁搜搶前布併
使費百餘金亦搶去奸宄狡謀其搶奪時即誑
借兄為脫卸之地典贓于浙省匿跡于
留都投身于勢豪此特如虎負嵎莫之敢攖矣又
指胡髙為假商擒之獄底即髙親米七亦累寄

獄寃懸誠如憲批
天日爲昏者乃案懸六載元惡大憝久逃未結猶敢挺
身走險借其兄之名題疏捐貲二萬金意主言
兄而實犯欺
君止就奏事不實坐配倖矣不謂怙惡不悛捏詞復
擬讀
闡卒遇通政司洞燭奸宄不允轉本止于闡提失主
對質又搆夥汪君宇捏故犯之親陸福王橋等
名而混瀆憲臺借口閱墻竟欲抹殺胡髙一段

公案不知當年各犯沽口招承具載爰書若高
非夫主又何搶時而呼其名也研鞫至再恭醇
語塞惟有叩首頓賠布價而已至審汪居字與
已故犯並無瓜葛其裝控之詞皆君字為証扭
獲於代告之項捏名之情已露陸福等之面質
更無說之詞矣恭醇借拿訪犯搶奪引例發口
外為民照原搶布數追賍給主陳二審係主使
之人原未造謀姑從原審以末減剌配汪居字
捏告有據仍照前擬荷戈夥犯陳倖等已服天

刑迯犯周四等另行緝結豢將黄自儒陳二俱
擬搶奪徒罪黄自儒發口外為民汪理仍引例充
軍具招呈豢巡撫莊都御史詳批仰蘇松道覆
確報豢帶管巡江倪御史詳批黄養醇糾衆
搶刼商船事出蒋暮若非張雲出首幾不可問
醇始託勢以抗法終復借兄為情原変逕覆地
翻天極盡兇險按其罪狀引例擬流悉猶浮也
汪理譎謀佐搶代名捏告戍不為枉陳二并係
徒懲刼賍如斷追給取領仍候撫按詳行繳又

蒙本廳將黄自儒等呈解兵備蔣副使比黄自
儒又不將布票議草呈驗致蒙審批黄恭醇糾
封胡高借兄脫卸編遣何辭至其負嵎走險種
丶不法更堪髮指汪理起贓任意捏告既实並
遣非苛但面審尚多展辯而招稱糾同搶布未
見的確果否同行不得游移以滋辯實仰海防
廳再確報行間比黄自儒于崇禎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因解審在途冒寒傷食抱病在身及到
蘇州仍前復監至本月二十六日伊有在官妾

程氏同幼男黄官壽進監看視黄自儒將黄紙一張書寫寃狀為因病重未曾寫完随將寃狀付男黄官壽又將黄自富親筆布单密付程氏囑付遇有伸寃之日方可呈出等語至本月二十七日黄自儒患病不痊身故有不在官棊子一面呈報捕廳委官相驗一面往報黄自富買棺于本月二十九日令在官戴啟不在官潘二等搓屍到于胥門外入殓比程氏與在官妾碩氏見黄自儒口眼未合面上止有泥垢未見黑

邑原非中毒身死情狀隨將屍棺扶歸徽州原
籍去訖後程氏陶氏痛夫身死要往南京告狀
行至丹陽縣地方黃自富又令黃自華亦不合
碼處喪葬并賠銀五百兩勸止程氏告狀比黃
自富仍不給與至崇禎五年五月初十日蒙兵
備將副使憲牌開蒙巡按陳御史憲牌開奉都
察院勘劄為閱墻釀禍等事四月十三日刑科
抄出南京刑部尚書沈　等謹
題內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通政司咨

開前事粘連黃自純奏本一道內稱松江府民
黃自純跳稱痛父黃澗布客生理標本三萬兄
自富掌管父亡措匿不吐純告院自富高訟師
朱浚德等計挽黃汝駿處釋陽分布一萬二千
疋令吳國元押解與純有余祖隆附載布七千
八十疋同雇許二船裝到埠頭各認疋查分自
富親筆布單手書併黃汝駿議息見証豈自富
買捉胡高誣告自純刦搶具詞夏巡簡指前所
分一萬二千疋之布為純強搶胡高之賍中蘇

州捕廳自富寨使黄祈得等打點捕快黄二等

扶打九命屈死兄揹弟財又誣弟為盜生死呼

吸乞

勅南京刑部甲捕廳文卷提船户許二等對質驗屍

等情具疏到司據此看得黄自富與自純同胞

兄弟也自富揹匿父貲據稱賄買指弟自純為

盜究死多人既有布單議息可驗真假一看了

然奚用賂賣

天聽合照正紀事例將原本咨送貴部煩照咨文内

事理即行松江府吊取原卷備查有無謊單及
船户分船字號查勘㨿覆施行奉此隨行該府
拘解去後五月初十日胡高令家屬胡禮具狀
投到准令歇保夏泉領候據松江府回文稱黄
自富訐告在蘇州捕廳隨行捕廳查取
奏托延久未覆十月初五日黄自儒呈稱黄自富
等懸在
都門懇喚夏泉押胡禮立等黄自富到部審結等
情詞甫下司旋據領人蔡奉等呈稱本月初八

日下午遣被犯黃自富統領不知姓名百十餘兇將自純鷹等上船不知去向等情當行該地方查實拘夏泉究審黃自純去向泉閃避不出胡禮等俱潛回蘇州十一月十一日堂牌行該府又未回覆閏十一月十七日據黃自純家人黃恩狀稱純被兄自富使朱俊德等捉往蘇州黑禁捕廳將牌沉捺死在洵吏等情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據原告黃恩狀為十兇殘究事詞稱黃自純為胞兄黃自富買胡高誣盜寃

殺九命具本蹺寃咨解來南黄自富賄令訟棍
朱俊德串積保夏泉帶黨多人擒縛自純往蘇
十二月二十七日熇死黑獄遍身青腫十指紫
黑謀死十命令古罕見况係比解
奏犯治：毒死等情奉批該司查確報又據族長
黄懋仁主簿黄汝駿生員黄紹芳等一十一人
公稱黄自富自純同胞兄弟頻年因財本構訐
豈自富掏起殺人狠念聽朱俊德領体几等買
胡髙為失主枉自純為強盜波連陸雲臺等九

人死于非命豢北通政司三月咨送南法司勘
鞫延遷半載十月初八日自純獨行三山門外
自富賄囑朱俊德等統領多人駕船七隻扛擒
自純至蘇送王同知捞擬豢道洞燭兄弟同胞
难擬為盗改駮間黃自富情慌恐洩枉盗真情
暗買獄卒致死純妻程氏带幼男官壽赴臺伸
寃行至丹陽自富糾惡陳際明截回純報天理
何在等情衆口嘵嘵投道自富占財殺弟是实
該本司查得黃懋仁一十一人其與黃自富自

純兄弟均宗族誼無輕重者也況自富ゝ而見
存自純貧而身故諸人不係多背之自富而係
物故之自純娶婦孤兒有何神通能使族衆如
出一口其言似覺非偽前事速次行提同知王
佐多方託故延淹累月竟斃之獄中是何情契
等因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黃自純布商黃洵之
子自富胞弟也兄弟爭財互訐乃其本情純以
捐助困兄富以誣盜害弟戈矛正等乃捐助雖
奉

吉監生捐助看查收不揹富之一毛誣盜一案竟殺
十命即叩
閣鳴冤不敵捕館羅織必殺其命而後已刖貧富懸
殊而錢神有靈也布商之子郎以布為盜贓其
布又即自富店中之字號一可異也擾案殃搶
失主胡髙在沉湖地方張忠等又呈稱並無胡
高失盜事情二可異也擾供抄白有伊父黃洵
收布遺筆有自富發布手書有黃汶駿之議單
有余祖隆之領約使果全虛何不出身面質

都門何地白晝何時聚衆百人械船七隻槍槍部犯以去未幾畢命圍墻擄稱青腫紫黑明係毒死雖尚須簡審定辟乃清明之世有此奇横三可異也買命之程氏盲壽又截田計圖睛捺孤寡在其掌握操縱總是殺機四可異也黃自富財可通神目無三尺役使諸奸倚捕館為窟穴殺人都市視法紀如弁髦查律例一款法司凡遇一應稱究即與辨理若明知究枉不與辨理以故入人罪論若置而不究不惟死者含冤

國憲掃地矣伏乞
勅下撫按嚴提各犯到部容臣等虚公研審具
奏以結前案庶奸富不得横行法司不爲虚設耳
等因奉
聖旨據奏黄自富謀害親弟致死十命事最慘毒王
佐托故淹禁竟衊無辜顯有賄囑情弊着該撫按
將本内有名人犯研究確招如别有勢豪把持閃
説一併指名據實具奏不許含糊隱徇該部即立
嚴限去欽此欽遵抄出到院劄仰遵奉

明旨內事理即將本內有名人犯研究確招具
奏等因到院行道轉行本府審寃閻程氏顧氏又
將三
奏有據十命無辜等事告參巡按陳御史准批仰
理刑廳并寃又參本道憲牌仰廳備関現在蘇
州查盤官徐推官刻期研究確擬解道覆審等
因又參撫院憲牌仰廳會同松江府理刑官將黄
自富等研詢確招繇道詳報等因閻黄自富與
程氏王坤朱俊德顧休亢各另將情投參本

府周推官會同松江府徐推官在于公所提吊胡高與朱俊濾等一干犯証并吊各卷到官研審時程氏等方将余祖隆分布領約及黃自儒窓藏黃自富親筆布單黃汝駿亦将黃自富親筆手書三紙并臨終黃紙冤狀逓驗及喚黃自富辯驗認係親筆及程氏不願吊棺簡驗各情在官致家會審得黃自富即自苛與其已故弟黃自儒即養醇皆以梟獍豺狼之種修鬩伯实沈之禍始爭産而鬩墻終尋讐而喋血詳查補

廳前案雖歷經成讞亦現今本道駁問定而未
定之案今蒙部恭奉
明旨霜簡冽冽
天語煌煌畀職上戴
明戒下察隱情内憑良心外遵
國法謹會同審鞫一切兩造巧言曲説俱置不論
只辯其失主之真偽布票之有無議單之先後
而斷獄可斷爲當天啟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陳
基司爲胡高申文揖高買松江萬元字號布一

千二百筒并客夥附寄布一百三十五包雇船
户許二等于本月十七日在沉湖十八家村地
方被盜百餘將高等繩綑封去至九月初一日
書巡簡又擾有人張雲八月二十九日首詞報
封布是黃恭醇遍申各院後恭醇將布載去湖
州花林茅典鋪當銀九百两胡高欲贖而茅典
執認票不認人之例不允夫胡高以八月十七
日被封沉湖蘇松两郡卽官滿署不卽赴告越
十日而巡司始代為申文手且一千二百筒之

布非碁刻可以搬移又有附載之一百三十包
何以獨無恙彼為暴客者豈獨貪于萬元而廉
于附載耶即同刦之陸文臺陳俸王一等九人
倉卒禦人何以不混攪附載一筒井、有條乃
爾故是獄也前院批駁亦疑該村總人狒何相
近無一人一兵救援之語又有疑張雲前後情
詞不一得無有隱情乎之語又有陳俸陸文臺
既係王一起內案盜獲之果有的據否之語又
有汪理起臧戍遣須有的確証據方無辯實止

憑陸福等之口語遂為定案矛之語即今本道
駁稱汪理糾同搶布未見的確果否同行之語
夫尚疑同刦之陸文臺汪理未必真盖皆預燭
情事為今日部參張本矣今細查之而自儒妻
程氏妾顏氏始當堂逈出其夫獄中臨危授所
素家藏黃自富親筆布單一紙係天啟六年八
月十三日付其押布人吳國元與伊弟南屏鳴
玉之在臨清開舖者中開青布一千二百筒揔
號為黃萬元細號為貞丁利丁利才定長定丁

永棟細棟衣着八號又開每筒介付該銀折色
未行找文共計一百四十四兩又囑開帳名徽
每筒七里告軍餉今現免多少或何規則令付
信知會其手筆縷縷可驗以此票質自富而自
富亦俛首認是其親筆是某號無詞則布之
爲自富物而非胡高物也决矣其時附載者即
自富家黄廷輔也布係萬有字號計七百零八
筒令押布人余祖隆亦前往臨清共雇許二船
裝載彼黄自儒者素恨自富兇匿又遺背又身

嫖賭蕩費歲、與自富搆訟索財不遂探知其
裝布前來故于沉湖要截之登舟與余祖隆谷
查號照數分收其萬有號七百零八筒者悉還
祖隆有祖隆之領約可據內書見領人吳國元
與船戶許二為証其萬元號一千二百筒者則
自僱連船坐赴前途另雇陸文臺大船一隻陳
五中船一隻盤過載往湖州芧典鋪當銀九百
兩并國元手所持自富布票執留之以主人之
弟奪主人之布雖有押布之吳國元與在旁

奔走之胡高皆拱手聽奪而無以拒也則自儒
之為搶自富布而非搶胡高布也又決矣自富
明知弟搶兄布無必死法以兄訟弟搶布無必
勝法徬徨無策胡高素衣食服役于自富遂為
自富畫策稍以身代訟認為失主商量安排所
以隔十日乃求巡簡中文隔十三日而買出一
百人張雲以查號點分之布為强刦以雇倩分
載之船户水手為刦夥有胡高闖入事中而自
富反颺出事外計莫巧于此矣豈料自儒狡亦

對敵堅留原票以為今日左券哉票既落自儒
之手當日自富亦深慮為後患百計托黃汝駿
議處求其付還有自富與汝駿手書可據而自
儒恨自富之以胡高出名告已強劫也因訟兄
謀救于三監假兄捐助二萬兩于
閣下思以報之而歷審情虛以奏事不实擬徒又蘇
州之捕提嚴急其計愈窘東逃西走但堅藏此
布票一紙待刑部質審時始呈出原票自富胡
高又慮布票一出部堂一質其謀立敗故遂因

鮮部之際率朱俊德王文等擒白儒至蘇州而自儒寧誣服于蘇州而不敢出此票恐出而見奪見抹直待臨危接妻死後白明白儒真奸人之雄耳在蘇州前問官原以偏提白儒不出未經對質只據胡高告訐慘切情狀安得不痛嫉白儒而繫治其同夥之陸文璧等諸人即同知王佐雖獲訊白儒而未見其布單且又誣服安得不從搶奪成案而孰意天網恢而弗漏有道駁而局終不了有部咨而奸謀畢剖有森嚴之

明旨而闢邪破胆有後出之布单而辯審始塞畢職

庭鞫之日聚觀不下千人進胡高而問其既係

失主則原布何號何憑情慭莫對給紙筆令其

記憶填寫謬閧数號與自富原单所寫迥不相

同問其沉湖封条何如則絶無証佐問其首人

張雲何在則已先矣扣張雲爲何人死何地則

推顧休凡扣顧休凡則云身是歌家並不知情

鞫船户許二則供當日押布实係吴國元而胡

高不過在内奔走問原詞告自儒細繹胡高何

以獨含許二國元余祖隆既封萬元號布何以
獨含萬有號布皆莫能置對則亦虚妄甚矣尢
可異者布既為胡高買去被封胡高自認失主
告封則布之能贖與否何詢自富事而奚黄汝
駿議三千兩與自儒内扣九百兩代贖茅典乎
且手書與汝駿必款浔原布票以便贖布变銀
收拾蘇州衙門又懇汝駿于議单上酒要将胡
高究轉委曲明白方可杜後患等語世從無失
主肯與强盗和息之法胡高既真失主便執詞

到底何須于自富兄弟議單上求究轉委曲乎高工于為自富謀而拙于為身謀自富從前伴居事外至此不覺跳入事中蓋已不攻自破矣况自儒以封布而身享茅典九百兩之學資為同封之盜夥陳倖陸文臺陸十老陳二王二爺原招只供或得一兩五錢或三兩二錢其數至微明是船戶水手雇錢也安得坐以換夥分贓故前審亦只各擬徒因待自儒對質又久不出遂相次斃獄則此九命者胡髙之妄告與自儒

之堅姻共致之耳自儒平生所爲種種不法原有死道以爭財而搶兄之布情同紾臂假捐助而欺

君誑奏律應譏議僅以奏事不實擬徒于前以白晝搶奪擬戍于後前審亦從末減使自富正告長

上明正其罪豈不正大直截惜乎具聽胡高悞着也胡高叅于自富甘身代爲操刃誅夷已是

椎埋俠盜難容

聖世況冤及九人乎查九人中除陳孝王公道死于

家不論外其劉永貴王一是黃自儒義男猶曰
僕為主死彼陸文臺陳五船户也陳俸陸十老
王二水手也雖為胡高之黨朱七者先亦病死
南京然彼僅死其一此竟死其七非胡高一告
陷之乎胡高合依誣告平人致死議絞庶足洩
神人之憤也自儒死不足惜矣然以定罪斃獄
與自富手刃自然有間據程氏顧氏訟為毒死
然庭鞫二氏供供稱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途中
傷食二十六日氏同幼男官壽進獄看之猶手

寫黄狀一紙病甚未寫完隨以狀付官壽帶出
又密以布票領約付氏收藏囑令遇有伸寃之
日方可呈出二十七日禁子王禮報自儒死二
十九日自富買指令戴啟濤二黄自理等擡屍
至府門入殮程氏顧氏見其夫口眼未合面上
只有垢泥未有黑色夫中毒豈延六日纔獄庬
不瞑目則自儒死狀已極明且其柩已經扶歸
徽州原籍二氏亦不顧遠寃剖簡但恨自富又截
回其南京赴告令三伯黄自華誆處喪莖春

賠銀五百兩不戥要之自富恨弟死之不早又
何有于其遺骸何有于其妻子孔至于汪理者
胡高原告無名也只最後為寃屬陸福爭告九
命章証自富又賄買恐嚇陸福爭于縣審時改
口稱是汪理匿名捏寫致坐問遣今審陸福係
陸文臺之子乃一孺騃耳供自富當日嚇以若
認告詞即當畢命如其父故遂不敢認而王一
之父王橋王二之弟王坤陸十老之兄陸茂陸
科爭咸慟稱詞実彼筆連僉為親索命非関

汪理珥筆郎如黃汝駿者明是自富所央立謀
单之人而今亦恨其不附己欲箝其口而制其
命爰芟燃萁摘瓜抱蔓心毒胆粗金多謀廣在
蘇州則扶制官吏陷害良善在
都城則抗藐法司結黨把持如自富者処引例遣
戍枷號乃足以洩神人之憤也朱俊德革書積
棍為自富腹心受其賄指統摘王文
都門白晝搶奪部犯并掠自儒隨身銀二十兩計
二為自富雇船親見自儒與余祖隆在船中分

布而前招乃受自富睹二十两証其判胡高并應徒擬顧休凡係自富胡高歇家黄自華初為自儒称寃後變其說並應杖參前問官王佐以未見布单徒泥成案過聽偏詞鹵莽成獄查無睹與其同胡高誑告累死之王一陳五劉永貴陳俸陸十老五命俱在天啟七年間陸文臺在崇禎元年間王二在崇禎三年間皆王佐問招前事王佐業經論劾革職問徒應免深求汪理原招擬戍初稱起贓後稱同搶情罪互異曾經

道駁今審同搶則胡高初告無名起威則冤属
力辯無狥二罪俱虛宜與寬釋陸福拜子先交
嚇退縮令供吐明白并免議黃白富原議單上
說扣銀九百两賭布查布次年遠難賭又未找
給白儒合追没充餉再量断銀一百两給白儒
妻子奚埋券賭其陸文臺等七人冤屬合于胡
高名下各量断銀一十两給奚取供家将胡高
問擬誣告人致死絞罪白富引例充軍文與朱
俊德俱搶奪許二詐欺各徒罪顧挺凡黃白華

俱不應杖罪具招申常鎮帶管蘇松兵備徐副
使批閱招前後情形大相懸絕而聽訊鑿鑿似
已得情但今日所憑者布衆議單耳恭醇被擒
到府旋即擬戍何不出此一辯直待臨命方付
其子爲伸冤地且監斃九犯口口招認並無一
字聲冤是何鍛鍊而令至此事関回
奏未容草草仰府速確報行閣續蒙兵備沈布政
催行本府陳知府提吊文興黄自富等一千人
卷到官研審時細查黄自儒死在臘月爲因解

審中途冒寒失調等情是实致家審得黄自富一案從前讞者之失在泥搶之：跡而未究搶之：源迨聽會審而前後出入之間方獲勘破使庚死多命之情可洩而自儒刦盗之名得白死亦瞑目矣查辯自儒之非盗也以兄自富原匿父貲故嗽有富出布至沉湖而要截之所以同船有附載之布七百零八筒自儒驗其字號與本人領去取有領字從容暇預交收明白比豈暴客行徑者乎自儒得布即載往附近湖州

典與茅典鋪當銀九百兩明目張胆去來自如此又豈暴客舉動者乎自儒非江洋刦盜也彰明較著矣自儒非盜寔胡高出告事可異也審胡高為自富奔走之人聽審詰以布中細號胡高茫然不知世寧有此失主者乎今供謂布係典手不得不告似矣而曰綑綁搶大虛誣哉審船戶許二供當日胡高不在舟中則夫筆發难明係自富令其挺身以甘心自儒者也查布票為自富親筆議單為自富情弱直至臨危自

儒方付其子為申冤地者以自儒因吉後不來
赴理伏
闕上書在南部聽審自富必欲擒之來蘇糾朱俊德
捕差王文一派亡命鷹拏而至此時光景布栗
議單一出寧不至毀殘滅跡耶是用固藏之以
俟能白冤者不謂天促其筭遽登鬼籙也閱其
子黃觀壽執出自儒獄中冤狀寫猶未竟而成
絕筆可傷已擾其死之、暴衆疑有謀故情弊
者查當時自儒妻程氏爾氏領去安發不弱以

身屍簡驗面上只有泥垢未有黑色則死狀已
明大抵臘月解審途中往返冒寒失調因其命
也總之自儒既為部犯方在刑部聽結朱後德
王文何以受自富之指使扛檯至蘇州執審予
先以胡高之告後以王文之提審未幾時而作
古人謂非自富謀害親弟也誰其信之伏讀
明旨所示已
洞矚之矣事內陸文瑩九人斃獄都以黃自儒不出
未見兩造屢經駁審歲月遷延奄奄待斃致九

命魂泊無依棘林夜哭政
明旨所謂事最慘毒者也查前審俱未經見布票議
单故無憑據而辯非盗非真失主嗟、亦自儒
并九人之厄數也然告在胡高提在王文不過
進獻逐兇人耳發縱指示者誰乎恭看得黄自
富豺狼成性虺蜴為心匿父貲而操奇贏蕭墻
禍起誣弟盗而傷手足恭令怨騰振夷無情戕
九人死于非命恣施毒害陷同胞斃于須臾真
人倫之大變

王法所难容者也况部提聽結人犯豈得強抝立就
死地到此自富即喙長三尺不能展辯矣原情
以定罪當科主使之條執法以明刑宜居絞抵
之辟至于胡高身為自富爪牙行聽胸指法應
從手末減罪當改以從戎朱俊德王文明比為
奸擒儒歸獄賭徒不足盡辜應改刺配衛驛餘
俱照廳原詳廢裝不致枉縱家將黃自富改擬
誣告致死絞罪胡高改擬軍罪王文與朱俊德
仍擬白晝搶奪許二詐欺各徒罪具招連人解

蒙兵倫沈布政覆審得黃自富與弟自儒阿堵興戎尋仇喋血蒸詳叅疏欽奉

明綸細按府廳招議倫質兩造供詞而自富致弟之死真有罪甚于殺之者查自儒狼貪兇詐于事無不可為之人弟沉湖搶布實係利兄所有乘閩邀取覩其與余祖隆所載萬元萬有號布授受并然其非盜刦不待驗有議單布票而始知者設使自富陳詞致討豈不正大直捷乃必出奇制命遂置身局外假手胡高胡高既冒事主

輒譸張告變而大難之端作矣于時被獲諸犯
蒲口招認自儒走險覓同惡德彌彰于是問官
慎重其事懸案以待戎首七命淹斃豈不可痛
誰司發縱致膏圜土耶此猶曰操切有人也
留都提訊止鬩墻解禍之時而旬富戎心愈熾群
伺
國門潛縛自儒以去繫之若弗勝者前道灼見疑
情批行覆審詎自儒數厄徑以苦累交侵病故
于獄即今妻妾公同視驗妾無謀毒情形而從

之含恨入地者伊誰之咎耶查两廳會審重在
誣告首坐胡高然此推埋狗盜之流代人鷹犬
不足當首事也柁本尋源自富实為寃對夫巧
成拙作僞心勞府審絞自富而遣胡高良為輊
重得宜者矣王文朱俊德捕犯搜奪雖與白晝
攫金者殊科但受人賄使同逞咆哮其實罪浮
于律府議與納贖游移之許二分別擬配亦當
厥辜同知王佐未得布票失于平反查瘐死陸
文臺等在佐未任以前即黃自儒死狀已明原

非故禁且以别案擬罪應免深求仍于黄自富
名下斷銀一百兩給自儒妻子以示存恤于胡
高名下斷銀七十兩分給監故陳倖等七[illegible]人
家屬以資塟埋庶法申情得死慰生安矣其黄
自富詭扣贓布銀九百兩合追入官充餉餘照
原招取問罪犯具招觧蒙批撫按都御史批據
招黄自富兄弟相殘吏累斃無辜多命富誠罪
魁第自儒之死驗無謀毒情形即以兄諉弟亦無
死法至陸文臺等之死祇因自儒潜遁以致瘐

死且出詞買認皆屬胡高絞自富而遣胡高是

否允協事干重辟回

奏仰道再一覆確三日內報又解蒙巡按祁御史

詳審批開黃自富忽親弟邀截其布乃假手胡

高累斃多命雖自儒之死非出于毒而所以致

之死者誰耶以主使論絞已無容置喙矣第胡

高以傾指奔走之人而冒主謀盜甘為操刃罪

亦不在自富之下似擬遣戍是否當辜事干回

奏該道再一覆確招奪又蒙巡江鄒御史詳批依

擬候撫院詳示具

題繼隨蒙本道牌行本府覆審問胡高于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監患病身故託比黃自富向與胡高一處歇宿因伊死後隨有同監犯人周嗣昌移來與黃自富同房居住似比伊見黃自富思想胡高坐臥不寧于本年十月初五日黃自富又聞送飯家屬黃義到監說稱胡高家人來索婚殮多費黃自富捫覺愁惱異常隨于本日夜密行縊死至初六日早周嗣昌起身看

見隨報知獄官進監驗明將屍觧下隨即報府
蒙委帶管照磨事劉經歷詣監驗明緣報本府備
文申蒙本道批仰候兩院詳示行繳蒙巡按祁
御史批黃自富無端自縊必有隱情獄官吏
禁何無覺察仰府作速查明仍以次犯改招
緣道轉奪繳又蒙巡撫莊都御史批黃自富以重
犯禁監何致投繯仰審明具詳其原招駁谳情
緣速覆緣道轉詳以便回
奏繳毋過二日隨蒙本府陳知府拘喚獄官吏禁

卒及同監房囚犯周嗣昌等到官逐一查審前情明白蒙審得黄自富原與胡高同監後胡高身故周嗣昌移來同居今據周嗣昌称謂自富見胡高死後頓覺身心一片無處安排行住坐臥含悲哽咽于本月初五日有家属黄義附報胡高要索猾殘多金自富淚交流愁慘異于他日嗣昌為近况如此亦不知其郎尋短路也故于夜分黙閙之後俱各安睡不謂自富于是夜乘人熟睡甘心投繯候早視之則見屍已僵

本監搽閻喚其子唐祿往視已無可施灌救之力矣看來黃伺富之死原有餘辜無論株連慘死九人共親弟瘐獄其罪難逭郎胡高之死彼实致之寧得不寒心乎蓋思胡高原受賄出身誣告釀成不解之禍致刑部疏恭奉有

嚴旨今訊得真情不得為有冤冤已自落魄初尚與胡高不死痴心猶可賄其稍有罪過而今已矣且胡高家屬又欲索厚資夫喪身亡家生不如死所以自經不悔也天道好還今其果報恨

未得明正典刑以彰
國法耳具綠詳報院道訖又蒙本府陳知府提吊
文等一干人卷細加覆審得黄自富以貪殘之
心忘手足之義嗾胡高告戕多命而猶展轉操
戈主使王文朱俊德謀榜親弟自儒致青閨士
窮冤極慘真罄竹难書本府徹底根究和盤托
出恭繹事最慘毒之
明旨坐辟自富而遣胡高盖從誣死衆人正法不孛
以兄誣弟趂見也或可以賑諸含冤之日亦或

可以快衆抱忿之懷貴幾許推敲不敢毫有枉縱乃未幾而胡高死矣自富見諸基神明难宛使鬼之力又因胡高覧獄絶睹代罪之謀已懷憂欝而胡高親屬索殮之耗且至遂欝懷轉甚竟自投繯雖因情虧心悶實則怨迫究催死〻相尋報施不爽然未正典刑亦已倖矣第先招断詭扣贖布銀九百兩及給主銀一百兩揆情似應豁免然贖布之銀實為死自儒之張本倘當時盡數給之則儒當心服必不為指助之假

疏而亦無閱墻釀禍九命屈死之奏章致煩
宸慮矣今其死少謝冤魂而前銀以定爰書恐难輕
議末減也合拘家属照数監追惟斷給自儒存
恤銀一百两及胡高名下断給陳俸守家属銀
七十两則寬免之餘照前後原擬改招具奪又
蒙署府事理刑周推官覆看無異具招呈蒙常
鎮帶管蘇松兵備徐副使覆看得王文一案黄
自富推刃同氣波累無辜前審業已明晰蒙憲
詳重

欽件慎大獄批發推敲以求至當該自富與胡高相
維填圍足徵天網恢、無庸追叙矣至核自富
自盡之孫因胡高物故死黨既失奸䰟先褫更
聞高屬誅求又起舟中敵國捉縲兩夜鬼哭憑
之談府審驗已確委無隱情應聽領埋者也王
文朱俊德受人賄使捕犯攫財謀者悉其鴟張
故徒搶奪并論與受賍誣証之詐二俱擬無力
擺詁其不善周旋之顏挺凡黃旬華俱擬有力
贖杖庶伏其辜同知王 佐屢審已無故禁業經

別案擬罪應免重科汪理罪已平反允應開擇
胡高黃自富給主賍銀應從免追其黃自富贖
布銀與王文朱俊德搶賍許二詐賍銀各追充
餉取問罪犯議得王文朱俊德許二所犯各除
不應輕罪不坐外王文朱俊德俱合依白晝搶
奪計賍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律許二合依詐欺
私以取財計賍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之上罪
止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顏挺凡黃自華俱合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

有

大誥減等王文朱俊德許二各杖一百徒三年顧挺凡黄自華各杖七十顧挺凡黄自華係民審俱有力各照例納贖朱俊德王文許二審俱無力各照例免杖定發衛要驛遞擺站限滿疎放告訴人婦王坤汪理陸福程氏供明陳二王橋戴啟顧氏黄官壽陸科沈昌陳俊黄汝駿各發寧家還職看役隨住王文朱俊德係初犯仍于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充警其王文捕役革退

蘇州府華任同知王佐未見布卑黃自儒又自
誣服徒泥成案成獄查無萌奨又事內致死王
一陳五劉衣貴陳俸陸十老陸文臺王二俱死
在王佐問招已前王佐已經論劾革職問徒令
案姑免深求汪理先該吳縣問擬充軍後稱同
搶令審兩罪皆虛相應開釋照出刺犯并供明
人俱免紙外汪理陸福王坤黃自華顧挺凡程
氏與先在官黃恩陸茂沈昌各該納告紙銀二
錢五分許二民紙銀一錢二分五厘并顧挺凡

黄自華各贖罪銀三两五錢又黄自富詭扣議
单上贖布銀九百两令布已年遠未贖又未找
給黄自儒合拘黄自富家屬監追又王文朱俊
德同搶黄自儒隨身銀二十两又許二得受黄
自富賄囑銀二十两俱係不應之賍合没入官
與紙罪銀两追貯官庫聽候撫按二院會
題允餉其原断黄自富給黄自儒妻程氏葬埋杀
賠銀一百两并胡高名下断給陸文塈等家屬
銀七十两招供身故合免追其黄自富親筆布

单余祖隆分布領約黄自儒獄中寃揭黄自富
與黄汝駿手書三紙并胡高當堂試驗布单字
跡一紙俱附卷備照通取庫收、曾繳附等因
具招覆詳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國維看得黄自富與
黄自儒共乳而生者也自儒屡向自富争財搆
隙有日一旦乘自富販布臨清自儒以為可邀
而有也糾陳亨王公道等截之于沉湖地方將
自富所發萬元字號之布一千二百筒連船坐

駕于前逕另雇陸文臺爭之船以陳倖等為水手而載去若附船黃廷輔萬有字號之布則尺寸不動焉且令黃廷輔所托之余祖隆立領而去則是弟奪兄之所有而非盜劫主人也明矣自富恨弟入骨以為非告盜則自儒無死法若以兄而告弟盜自儒猶無死法則于是搆店中從使之胡高冐認失主而殃盜重情之詞興矣然使自儒挺身出質固亦事理之所易明者乃自儒挾貲遠逸欲使一聽審而不可得問官以

自儒遁則盜愈真于是船戶水手俱以盜夥收緊而大獄成焉自富思以盜情誣弟終必敗露懼而托族人和解且許之以厚貲乃自儒恨兄之以盜誣未之許也復以謀殺訟兄矣又以捐助陷兄矣更以本按通政司而咨行南京刑部以告兄矣自儒亦奸人之雄故播弄百出案牘之纏繞經年而無辜之陳亨等保者緊者押外者皆相繼累斃矣自儒必欲兄就獄于南京自富必欲弟就獄于蘇府富遂串 奸書朱俊德原

捕王文出儒之不意容捕于南京暫羈于蘇府
而自儒猶不辯明則猶然以胡高為失主自儒
為盜刦也迨問官方以搶奪擬自儒不意自儒
乃斃于獄此南刑臣沈演所以特疏
題恭奉謀害親弟致死十命之
明旨也臣凛奉
嚴綸詳加究核則搬搶兄財之黃自儒實為禍端而
誣揑弟盜之黃自富是乃戎首乃聽指使而妄
告者則胡高也倘當日自富明告以惡弟之情

形則訟可結使自富發布之帳目為自儒所收藏者自儒早到官而明出之以見布之為兄物則訟亦可結何乃各逞狡謀紛紜互訐致于家既破而身偕亡在二犯固不足惜其如此諸命之殘冤何查十命者其一郎自儒其九則同搶之陳亨王公道死于家也劉永貴王一以自儒之義男而死陸文臺陳五以搬布船户而死陳俸陸十老王二以水手而死是固兆禍于自富之誣詞而亦自儒之久匿不出有以共致之耳

至于自儒之死查其進獄入殮皆無他故且其
妻自願領埋不欲發簡則謂以自富誣死可謂
以自富毒死不可也事情既明法紀可正問官
擬絞胡高而遣自富以高之出詞為重也再經
駁審則又擬絞自富而遣胡高以富之主謀為
重也方欲以此慰千魂而止三尺乃止在再駁
之間則胡高死矣自富亦繼以縊死雖自縊之
情復經嚴查未有別弊而囹圄之中殊忽已甚
除獄官獄卒臣已另究外合以受財掩捕之王

文朱俊德始賄幇証之許二失於勸阻之龥挺
几黄自華分别配杖并追贓布之賍充餉以結
欽案若原任同知王佐于此案問理不明實亦因自
儒不出對質之故查劉永貴之死俱在佐招前
之事佐已别案擬徒似應免究再照此案関骨
肉之異変奉
旨甚嚴臣不敢不矢詳矢慎每經覆讞往返動踰數
旬以故不及秉二犯未死之除早正刑章兹實
非敢有意稽緩伏乞

聖明鑒宥既經該道覆詳前來除本招紙罪贓銀共
九百四十八兩八錢七分五厘追解户部充餉
外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發落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閱墻醸禍等事據蘇松道招呈黃自富同弟自儒搶布陷盜致死緣繇審有王文朱俊德擒捉自儒奪伊身銀許二受賄誣証計贓並徒顧挺元黃自華不善調處各杖王佐別案問徒似應免究黃自富先經擬絞駁審之後懼罪潛縊疎防員役見行究罪紙罪贓銀九百四十八兩八錢七分五厘追解充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五月十二日具題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刑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奸民忽逞焚掘兇犯旋經獲究謹據實報

聞仰候

聖明處分事崇禎七年四月十一日據宜興縣申據萬一區二啚圖長杭能保長尹明呈稱本月初七日黑夜望見烟光障天星馳奔救係五厘外十塘頭地方燒燬周宦庄房三進約十五間有餘彼時將黎明止見灰燼未見人數身係圖保理合報縣等情隨該本縣一面星速差人嚴行

查緝合行轉報等因前來據此看係事関地方
日即會同撫目嚴撤道府速拿首惡究治去後
續于四月二十五日據常鎮道兵備副使徐世
蔭呈據該縣申稱前此奸民焚燒周庄當即逃
散除先經申報外職于十三日倉院廻歷前往
鎮江考察去後十六日據看守縣治典史佘閞
祿報稱十五日夜半有惡棍一夥衆奔縣公出
前往周官祖塋暗行盜掘當經地方報到捕哨
潘熊帶領操長五十名至彼赶散幸未傷棺當

獲楊茂等三名據供惡党係蔣野蕩入內有南
劉二人共五十七人楊茂等見今收監聽審合
行呈報等因到縣據此隨該卑縣星夜旋返宜
興立差慣捕四散䋝緝間一面先行備文申報
等因到道隨該本道看得宜興上年焚掘之变
本道未到任前事也受事以来貴錢撫戢漫拳
明旨赫烏震澀兩院嚴檄告誡不啻再三是以良民
去冦就馴即去歲蟲旱歉收一切漕白二粮依
期告完不假催索庶幾清平之景象矣不謂四

月初七夜復有乱民袁文正等糾衆五十七人
持燒周官庄房又于十五日夜乘縣官公出陰
謀發掘周官祖塋雖掘而未成而悪棍横行不
法罪孽不勝滔天哉厳鞫所繇盖因上年石令
厳僻南劉乱民之時正值舊輔歸里之日悪党
不思孽繇已作法在罔赦乃風影猜慮致疑周
官之授意嘗忿至今適衆債居周官池房佃人
胡才以上年正月十九日池房被蔣墅蕩人燒
燬近日才歸申理故袁文正與南劉陳三麻子

等鼓煽愚頑妄生難端若微覺察追赶淩〻不
保叙隨諸奸暗害之策彼其未敢白晝胡行件
聚無忌者皆藉
明旨之戒嚴幸不致潰决以貽地方憂除將文正等
各犯見行該縣解道究審外合先馳報等因（）
又會同撫臣備牌内開據常鎮道常州府呈據
宜興縣報獲莢掘首犯袁文正等俻繇到院據
此爲照該邑安靜之後奸民突起莢掘法在必
討今首犯既得其有真正渠魁未盡者合行一

并根究盡法緝拿脅從姑與寛宥而良民允迷
宜安戢爲此牌行該道將拏到先犯袁文正等
作速詳審情罪具繇申報其悪党渠兇確有住址
姓名者一并擒拏正法至于脅從之輩姑開
一面見今果否解散有無窺伺若無干良民在
前有無驚擾向後作何撫戢地方果否寧謐一
面再加料理務圖善後之策等因去後隨于本
月初五日又據該道呈蒙Ｘ憲牌前事備行該
縣去後續據該縣申稱看得宜邑舊凌方振值

職調任伊始欽奉
明綸恪遵憲檄殲魁宥從艾舊圖新幸前人之殘局
漸收庶後事之綏靖可必矣不意猶有鷹眼擄
心如哀文正等於四月初七日四更時分呼朋
引類脅衆逞私焚燬周官庄房當于初十日緝獲
王太曹讓供稱各犯姓名申報已經逃散勒限
嚴緝外續于十五日乘職赴倉院考察須聚兇
衆鋤掘周官祖塋當經官兵哨捕聞風追趕幸
未傷棺獲楊茂等三犯職驚聞回縣研訊情節

供稱主謀係南劉陳三麻子等即係上年乱
民餘孽因卑職到任之初遵憲擒渠其時適值
周官歸里諸兇疑出授意銜恨已久今乘麥秋
煽衆圖逞幸仗憲威嚴行緝捕羣兇次第就縛
豈非
天厭元兇不令遺漏有此一番橫逞更加一番剪除
國法愈張矣至于袁文正藉口胡才職審得胡才
原係湖州人以養魚為業向佃賃周官池房去
年正月十九日被將墅人燒燬罄擄才貲才隨

避去近因乱定来理並與周官無涉而文正等
借端鼓衆漫試焼掘大干法紀幸賴憲授方略
明正典刑人犯業已擒獲讞案未敢擅專具繇
呈觧本道逐一究審批發防刑二廳會審去後
今據常州府海防同知蔡如葵理刑推官吴兆
學會審得宜变處分之後良民已遵法紀而餘
孼未盡雖者每惴惴于典刑難貸當日按院寔
稟善後之圖抱以入
告早已慮及此矣去歲當該縣嚴緝禁黨時適周輔

旋返里門若輩疑為意授如南劉之陳三麻子
王憲卿將墅蕩之王興凡弟兩人方欲借題起
釁偶有昔逃今還胡才曹仕周輔蕩廬說及去
年袁文正等焚搶之烈將理之官而正遂同巳
黨將明甫為首鈎引楊茂堵成等再謀燒掘以
嗡人口而王興陳三麻子王憲卿等起而應之
查麻子為
欽犯陳軾親族事敗起有腰刀火藥其為罪魁無疑
而王興為其兄王泰所供蝌蝌可憫泰于四月

初七日同夥燒塘頭廬舍退而有悛心迨十五夜文正率衆棠梨墅發塚而泰已不復往矣幸捕官偵知領護而楊茂堵成范五當場被獲纍封幸得無恙是役也許以協助則有河橋王勝之而造飯接濟者旱溝蔣思南也勝之雖未同行而楊羆之胆罪在同謀未易肆赦思南老猾稱身單弱為衆所脅臨提尚自投番情有可原至范五查被獲時離坟地一里許稱係賣豕互脅去宜開一面之網除袁文正王興楊茂陳

三麻子諸成王憲卿從燒律擬斬外如蔣思南、
減一等擬戍況五王泰王勝之蔣長子再減一
等擬配創宥斯得衷矣夫當
聖恩浩蕩之餘忽有此舉彼以為首輔猶或惜之他
可不摘剪過者詎知自作之孽乎恶党散而良
民舉手加額用殺道生民亦諒吏所不得已也
等因具繇呈詳到道隨該本道覆看得袁文正
等一十一犯村落遊棍驁悍無良視法紀如弁髦
以燒極為暗箭真閔不畏死之梟獍也宜邑

自上年搶擄以來

欽案已定

王章渠：凡為良民疇不革心向化夫何四月初七夜而周官之庄房忽被暗燬又于本月十五日夜祖塋被發掘此何事也而橫行清平之日言之可禁髮指追詳鞫其故以本縣上年嚴緝渠魁時適湊周官歸里之日南劉一二罡棍因即猜疑設意思圖報雪無絲偶值一異鄉人曰胡才者賃居本官池房以主家上年池房被燬

方歸申理文正等不無悻〻介意于是陳三麻子等乘機糾合蟻聚五十七人既火其庄房且謀發其塚墓當被覺察追赶致未傷棺嗟乎以揣摩之私意遂倡燒掘之異謀雖踪跡詭秘而夜半猖狂叛同夷虜是真

聖世之頑民

王法所不宥者除明甫等四犯當即天刑外若袁文正王與楊茂陳三麻子堵成王憲鄉等六犯所當依律擬斬者也蔣思南應斌等擬遣其餘范

五王泰王勝之將長子等審係脅從又應減等
擬徒至于脅從愚民悉任懼罪解散姑聽自新
見查地方百姓今已各安農業寧謐如初相應
一併呈覆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國維看得宜邑
去年民变委荷
明綸安戢自結審案之後復奉首惡既已伏辜餘党
量從寬宥之
聖旨臣即宣布

德威近見耕鑿如故徵輸不缺庶幾乎寧謐之景象矣乃該邑之人風氣獷悍遂若以焚搶伎倆習為故常據該縣報稱四月初七夜忽燒舊轄延儒周宦之莊房ㄖ嚴行道府究緝而十五夜又乘縣令公出復謀掘周宦之祖墓矣ㄖ屢次札檄該道督緝益峻則凶首袁文正等相繼就縛有名之惡犯無有滑脫者查此番發難為蔣墅一村之人其村不過三十餘家如報文所謂焚房掘墓者五十七人故旋逞而旋散ㄖ行該道

廳縣以見獲之犯詳加訊問據稱向日邑令
究緝渠悪適舊輔歸里之日南劉之奸民遂疑
及于周官該村陳三麻子王憲卿者眈眈欲逞
適有住庄之胡才以前此池旁背物之蠍槍京
係蔣豎之人故出而告理乃南劉一二遺奸遂
挑構袁文正等效尤妄行不思狂逞在安戰之
餘孟浪自犯不赦耳謹詳按之其首難之犯蔣
豎之袁文正王興也搆禍之犯南劉之陳三麻子
王憲卿也焚庄而就獲者王泰也掘墓而見

獲者楊茂諸成浥五也以別村之人而附惡者王勝之蔣思南蔣長子也隨獲而天刑者蔣明甫許大邵大蔣龍四犯也此皆鷹眼未化狼狽為奸

國憲具存常刑罔貸臣已一面行令成招定罪外再照奸民之革面易而革心難誠恐伺隙而動雖安良戢暴執法平情是臣等撫按之責而綏懷彈壓非有一道臣常駐其地不可且其地南接浙省之長興西連應天之溧陽太湖匯其左

諸山列其前大澤深林夙爲盜賊淵藪盖江南之要地也該道向雖備兵江陰而分理之者已有海防一廳則似應移道署于宜城以重句宣之寄汛防之時周廵沿江處所則銷弭于宜興者并可綢繆于各邑亦兩便之策也有道員則宜有兵卒以供備禦該縣原額兵四百七十五名除水兵撥守兩汛與各要害所餘于城守者無幾似宜加增一百名隱然爲一重鎮有兵卒則又宜有

欽總以資約束該縣捴緑官楊大相曉暢兵事多有
捕緝之劳查其履歷向列職遼東曾經
題敘煳與白丁有别似可即改授
欽依以責後效已上三事伏祈
聖明賜允而臣更有
請者盖該縣之奸民宜懲良民宜拊而近多良化為
奸則因節歲歉收資生無策以故挺險生心是
窮民更宜恤也臣前于勘災疏中仰乞
聖恩暫緩該邑之舊逋減

新例帶徵為一分今見司農令臣等會查崇禎二年
年已前未完之錢粮已知
皇仁可望而五年以至三年者更望
勅下該部或量加
蠲免或止帶一分則臣等藉
朝廷浩蕩之
德意于以固結人心銷弭戚志是又源本之計也統
候
聖裁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廵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奸民忽逞焚掘等事據宜興縣申報四月初
七夜舊輔延儒周宦庄房一所被袁文正等燒
燬十五夜又謀掘本宦祖墓當獲文正等十八
又報故將明甫等四人據該道報稱地方皆寧
謐如初除將見在者一面成招外合應據実報

聞臣又惟宜邑地險民悍必得道臣駐劄再添兵百

名即改揔練官爲把總庶可資彈壓而團綢繆

再乞量

鑒舊逋以恤窮民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五月十二日具題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兇犯哀文正等既經緝獲脅從餘黨著即曉
諭散奸民怙惡法紀具在何至增兵置將寬緩舊欠
朝廷自恤災黎亦與此事何涉輙爾溷請其道府
移駐事宜該部看議具奏